

□ 南翔

# 屐痕映古村

10年前,我在南昌大学任教,知道江西古村落较有名气,如婺源的婺源,不仅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的故里,也是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家乡,那里的古村落美不胜收,座座掩映在小桥流水、茂林修竹之中;曾见央视报道,有一个江苏画家,几十年如一日,所有绘画均以婺源的山水村落为师。又如赣中抚州的流坑,以其古老幽深的明清建筑群,被誉为“千古第一村”,5年前,首批进入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行列。还如赣南的龙南、寻乌等地,都有不少吸引摄影爱好者及游客的绵亘百年

的客家围屋……今夏,接到赣西宜丰朋友的邀请,得以到宜丰县下20余公里的天宝乡盘桓,才知道,这里也有一个险些被埋没、经专家审定正在积极申报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古村落!30年前我曾在宜春火车站当了7年工人,宜丰一直归宜春市管辖。那时,宜丰就以生产竹木制品闻名。我那会儿才十六七岁,在火车站扛活,肩扛车推,源源运往上海及北方各地的毛竹、小山竹、竹跳板以及松杉木,有不少就产自宜丰的崇山峻岭。宜丰的乡镇名

称,多为棠浦、新庄、花桥、黄岗之类,本身无甚寓意,何以简单拈出一个乡来,名占“天宝”二字?莫非意味着古往今来,上苍给了本乡倍多厚爱,乃至瓜瓞绵绵,名家辈出。

据文字记载,一个并不算很大的天宝古村,古时共出过10名进士、76名举人。谋略大师,同时也是著名的学者、文人的刘基(刘伯温),虽然出身江苏常州,归隐浙江青田,但是先祖就来自宜丰天宝。刘基是元朝进士,还在宜丰不远的江西高安做过县丞。皆知名人是一笔丰厚的旅游资源,难怪为名人祖籍

的争论,各地迭有高潮。事实上,不少古代名人的先祖辗转多处,其祖籍不止一二,也就不足为怪。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为陶渊明是九江还是宜丰人,就有过很多考据与驳难。

可以肯定的是,宜丰的刘氏是个大家族,也曾经出过一连串显赫的进士、举人,乃至晚近,也有名人不绝如缕。譬如刘师舜,1920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圣约翰霍金斯大学文学学士,哈佛大学政治经济科硕士学位。5年后学成归国,任清华大学教授,1931年进民国政府任职,1941年任驻加拿大首任公使,1944年升任驻加大使。1958年退休之后,侨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之普林斯顿镇,从此致力于译著20多年,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古村除了处处馨香的人文胜迹,当然还有沉静苍老的古建筑撩人耳目。天宝古村,至今保存有20多座有500年以上历史的古祠堂、120余幢明清古建筑,村子里分布着麻石巷道48条,纵横交错7公里,还有48口古

井。任选一口古井,但见相对两边井口,已然被桶绳磨出了两大块半尺多深的缺口。那是怎样的一种绳锯“石”穿的伟力,那是柔軟与刚硬的角逐,那是时间与耐力的证明,那是人生无常与亘古大荒的深刻对峙……

在麻石巷道里流连,打量着巧夺天工的刚劲斗拱,端详着栩栩如生的门窗木雕,轻抚着槛前光可鉴人的拴马桩,谛听着祠堂内那幽深的诗赋吟咏……任是谁,或许都有羁旅还乡、今夕何夕的喟叹。

尤难得的,天宝乡还簇有始建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年,在全国也算较早的现代职业学校——培根职业学校,浓荫如盖下的西式小楼,诉说着90年前的岁月沧桑与报国之志,培根职业学校的创始人是刘化成,他和同族其他知识分子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新思想,积极反对传统文化鄙薄农业劳动的观念,发起创办了这么一所专门培育农业人才的学校。经费来源主要是刘氏墨庄学会的租金。校舍采用了西方教堂建筑样式,面积初始达

800平方米,后因学生逐步增加,又在后边新建一栋两层楼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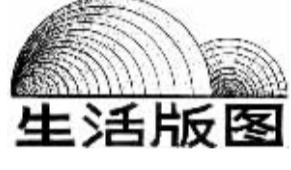
培根职业学校创办初年,聘请的是当地名宿、留日学者刘天衢(刘师舜之父)担任校长,刘已达(1938年曾任赣州行署专员)任教务主任,有职业教员10余人。所有教员员工,一体认同为农业培育专门人才的目标——“培养自食其力,根深而叶茂”的精神。这幅校门口的对联,亦可视作校训。教学相长、孜孜不倦,脑子并重,身体力行。学校逐渐声名远播,生源来自江西各地及近邻湖南、烽火连天,岁月不居,培根职业学校约在抗战时期的1942年停办。

如今的天宝乡,物阜民丰,耕读传家的风气依然浓厚。一个世代务农的厨师告诉我,他的一个儿子大学毕业之后,如今在上海工作;一个女儿也进了县重点高中。

天宝乡一日逗留,我不由生出浓浓的乡愁思恋,返回深圳亦常常入梦。



## 100元的传记



说到改革开放给中国老百姓带来的变化,当然要说到钱。要说到钱,就说100元在我经历中的意义吧,也许,这会让每个人想到自己那本小账,那些经历。

我最早接近100元这个数字,是“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高中毕业了,大学不招生,城市也无法给青年人提供就业机会,就把青年人下放到农村去,自食其力,叫之“插队知识青年”。下乡前先注销了城市户口,给了160元,其中60元交给农村生产队,修建集体宿舍。我去的生产队是个穷队,没有钱,就用这60元把队里的羊圈粉刷了一遍,再把地上的羊粪铲了出去,垫上一层黄土,便是知识青年的集体宿舍了。于是100元再加羊圈,就是我最早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这不是我一个人,这曾是一代人的生活起点,160元,就将你从你熟悉的城镇注销了,从住羊圈牛棚开始“接受再教育”。

我自食其力在农村第一年的收入,大约有100元。其中实物收入是粮食300多斤,每斤约一角钱,现金收入约60多元。当然,粮食的市价每斤有一元多钱,但我自己张嘴塞肚皮还不够,哪能去卖?所以一年总收入就只有100元,我在生产队表现还好,当上了副队长,收入等级较高,每天挣工分九分,最高等级每天挣十分。因此,这也是“文革”中一个农民的收入状态。

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份工资是每月27元,军马场的仓库保管员,行政二十七级。拿了两年,军马场撤销了,调到部队另一个工程处。财务科说:“哪来的二十七级?一级工还相当于二十五级呢。”于是我变成一级工,升了两级,拿36元钱。再一年升到二级,拿42.1元。这个标准一直拿到我以后上完大学。42.1元的月工资是化学工业行业的工资,这是除了大学毕业生每月拿56元之外,青年职工中较高的工资了。这是个什么概念?我记得一个老工人给我扳着指头算账:“刚解放时我就拿

40多块,那时候鸡蛋两分钱一个,我一月挣2000个鸡蛋。现在市场鸡蛋二角一个,我只挣200个鸡蛋!”当年吴晗写了篇《一个鸡蛋的家当》被批斗。其实中国老百姓没有金本位,就是“蛋本位”。也就是说,我刚参加工作的工资是每月100个鸡蛋,到改革开放前变成了每月挣200个鸡蛋。这就是当时城市青年职工的生活水平,每月挣200个鸡蛋,已经不是一个鸡蛋的家当了,我心满意足。要问我当时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我说过,“唉,如果正常升工资,再加运气好当个官,到退休能每月挣100元钱多好!”记得同事立刻就给我一瓢凉水:“到退休每月给你100元,让你每月挣500个鸡蛋?天天都能吃蛋炒饭,美死你!”

总算赶上好时候,改革开放了,虽然工资还没涨,我上大学了。上了大学还发表作品了,发表作品挣稿费,收发室小黑板上常有叶延滨三个字,让同班同学也有几个奋起写作。写作还得全国奖了。1981年,还是个大学生的我,风风光光在中央首长手上领了奖状。不仅有奖状,还有奖金,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国家级奖金100元。少嘛?那时我可真是不觉得少,两个半月的工资哪!从此之后,荣誉不只是挂在墙上的奖状了,还有奖金。虽然至今年才拿一回的奖金总是比歌星丑星的一晚上的出场费还要少,但总算有了,鸡蛋有了,小鸡也会有的。

1992年,我有幸首批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称号,这称号与津贴有关,每月发给特殊津贴100元(刚开始我和另一位“年轻专家”每月只有50元,很快就变成100元)。这津贴在1993年相当于我工资的一半,按当年物价能买多少鸡蛋没算过,但毕竟一下长了长了百分之五十的工资啊。不过到现在还是每月100元,会计都懒得月月发了,一年往工资卡里打一次:“老叶,这个月你多了1000多,是今年你那特贴费。”有位拿特贴的朋友有点牢骚:“那户的救济费还年年升了,这特贴怎么越来越不值钱了?”我连忙说:“咱不说钱,说钱就俗了,政府还记得发,就是没忘了你,要知足。”这话其实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100元面值的大钞,100元就变成人人都熟悉的物件了,100元成了老百姓常招来挥去的平常物了,于是,在我的记忆中,100元从此不再有故事了。

1978年父亲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萎蒿满地的北大洼有句很流行的顺口溜——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秋天蛤蟆叫,冬天一地霜。在这片空旷的盐碱地上,当时的羊口盐场已初具规模。父亲说,每天早上他穿着大号胶鞋下盐滩的时候,看到金灿灿的阳光下那一方方规模有序的蒸发池,就好像置身阡陌纵横的承包责任田,心中便升腾起无限豪情与希望。

那时扩建盐池的工作很苦,生产工具却非常简陋,没有可供挖掘的机械设备,需要手工一锹一锹沿着池基挖出池泥,然后用手推车一趟趟运出。池子建好了,为了夯实池底,得用石碌碡一圈圈地进行碾压。这项工序看似简单却是丝毫马虎不得,不然,池底便有透水之嫌。最怕的就是下大雨,眼看着白花花的盐粒已经结晶,等待出盐了,就在这一当口来一场雨,工人好几个月的辛劳便会大打折扣。为了将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往往天一放晴,盐工们便使用特制的推耙进行“赶洋”,以便把雨水

赶出盐池。后来,智慧的盐工制作了硕大的雨布。风雨来袭,他们便纷纷出动,心急火燎地扯雨布盖盐池。但常常因人手不够,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800亩的结晶池内,人渺小得形同一颗盐粒。一番忙活下来,他们往往浑身被雨浇得精湿,回到宿舍连逗乐的兴趣都没有了。当时,盐工们有一个共同的绰号:盐猴子。原因是他们常年住在工区里,非常闭塞,离最近的村庄也有30多里路,惟一与外界沟通的便是食堂电线杆上的大喇叭,每天吃饭时,盐工们便靠在食堂门口,醉心地听着

里面传递出的新鲜信息。业余生活极度匮乏,血气方刚的青工们便聚在一起靠掰手腕、举碌碡打发无聊的时光。

30

年

光阴荏苒。当年的小王已成了老王,我这个小王也有了五年工龄,而盐工的工作条件及劳动强度却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压池机代替了石碌碡;收盐时再也不用手推车了,收盐机一堵堵将盐粒堆起,运盐车往返奔忙着,如同奔驰在收获的田野;不远处,堆盐机扬着长臂轻巧地将松散的盐粒码成白色的盐山;最妙的是下雨时拉塑苦,塑苦

收放机有条不紊地一点点拉紧结晶池边的绳索,雨布宛若巨幅的翅膀缓缓张开,将盐池遮蔽在自己的羽翼之下……当然,以原盐为原料的新工厂也一座座拔地而起,譬如纯碱厂、溴素厂等。闲暇时,再不用像父辈那样较牛劲了,去工区的小公园遛弯、在职工文化宫网上冲浪或是捧本名著在文学梦里徜徉,悠悠散去的,便是闲适的业余时光。

每天吃着同样卤度的盐,听父亲说着他手工捞盐的往事,抚今思昔,作为新一代盐工的我,感觉日子却是别样的甜。

## 出租屋里的陪读母亲

因为紧邻一所省重点高中,小区里的车库全都租给了学生和陪读的家长,我家的车库也不例外。

那户人家来自40多里外的农村。女儿本来考上了当地的一所普通高中,因为听说这里的学校教学水平高,升学率也高,便花了几万元择校费来到这里,希望三年后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

其实她们家经济条件并不好。男人跟随着建筑队常年在外打工,女人在家侍候一亩三分薄田,两人的收入支付孩子上学都有些困难。但是为了能让女儿安心地读书,从未出过远门的女人还是来到这里租房陪读。

陪读母亲很能干。一道布帘把十来平方米的小屋一隔为二。里面是卧室,一张床,一个衣柜,一条细长的书桌,就把卧室填得满满当当。外间是厨房,门后摆放着煤气灶和锅碗瓢盆之类的炊具,还有一张折叠式的餐桌。在她的拾掇之下,小屋总是干干净净,井井有条。

每天早晨,陪读母亲总是赶在女儿起床之前做好了早饭。等女儿吃过饭上学去了,她就去附近的农贸市场买菜。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她拎着菜回来了。鸡鸭鱼肉之类的总要买一两样。蔬菜有时会利用学校放假的时候从乡下带出来一些。快放学了,小屋里就会飘出诱人的香味。女儿回来时,饭菜已经端上了餐桌。吃饭的时候,陪读母亲一个劲地把荤菜往女儿碗里夹,自己却只吃些素菜。望着女儿狼吞虎咽的样子,她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如果女儿吃得很少,她就会紧张地问:“怎么啦?是菜做得不好吃,还是有什么事?”晚上,女儿完晚自习回来,陪读母亲已经准备好了夜宵,有时是一碗热面条,有时是一碗小馄饨,

有时是一碗水煮蛋……常常变换着花样。夜宵后,还要陪着女儿复习一个小时的功课。看到书桌上的茶杯空了,她继续上;看到有蚊虫,她拿把蒲扇轻轻驱赶;女儿要睡觉了,她为女儿关灯,披被子……

除了照顾好女儿的饮食起居,闲暇的时候,她就会找一些挣钱的活计来做。加工玩具、织手套、钟点工之类的活她都干过,一个月下来也有四五五百元钱的收入。农忙的时候,她大清早把饭菜做好,然后赶到乡下干活,在女儿放学之前又匆匆赶回来做晚饭,第二天一早又去乡下……别人劝她不要这么辛苦,陪读母亲说:“城里和农村不一样,用钱的地方太多,一想到每月不小的开销我心就发慌。

以前在乡下吃菜在园子里随手摘,现在吃根葱都要花钱,靠谁孩子她爹一人挣钱够吗?我能挣一点是一点,多多少少能补贴些家用!”

也有人劝她,家里经济不宽裕,就让孩子寄宿在学校,不用陪读了。陪读母亲说:“我们是农村人,只有孩子考上大学才有出路。我在这里照顾孩子,她就能一门心思去学习。虽然现在艰苦些,但只要女儿能考上大学,我就开心。我希望女儿能跳出农门,将来过上好日子……”看着陪读母亲脸上对未来的憧憬,我的心里却免有些担心:这孩子万一考不上大学,她们又该怎么办呢?

每天早晨,陪读母亲总是赶在女儿起床之前做好了早饭。等女儿吃过饭上学去了,她就去附近的农贸市场买菜。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她拎着菜回来了。鸡鸭鱼肉之类的总要买一两样。蔬菜有时会利用学校放假的时候从乡下带出来一些。快放学了,小屋里就会飘出诱人的香味。女儿回来时,饭菜已经端上了餐桌。吃饭的时候,陪读母亲一个劲地把荤菜往女儿碗里夹,自己却只吃些素菜。望着女儿狼吞虎咽的样子,她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如果女儿吃得很少,她就会紧张地问:“怎么啦?是菜做得不好吃,还是有什么事?”晚上,女儿完晚自习回来,陪读母亲已经准备好了夜宵,有时是一碗热面条,有时是一碗小馄饨,

20年前,我在太行山下的一个小站上工作。这里是晋煤外运的咽喉要道,也是晋东南向豫西北的一条主要交通干道。我们十几个来自不同地区的年轻人就在这里的煤炭调运站收购、调运煤炭。

那是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小站建在山的半坡上。小站离集市有两公里多的路,没有什么事人们都很少下去。夏天,阳光照在光秃的山石上,反射出的光线无遮无拦的,格外刺眼。加上煤炭在阳光下吸收的热量,工作中尽管电风扇不停地吹着,室内依然蒸笼一般。

好在都是些习惯了苦日子、也不讲究仪容仪表的男人,穿着裤头背心在人前晃来晃去的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工作距吃饭的地方要穿过四股道轨,走一公里才能到达,只有在中午或下午顶着烈日、穿过火车轨道去吃饭的时候,人们才极不情愿地穿上衣服。

小林是树枝发芽的时候来到我们小站的。听站里的人讲,小林是刚刚从大学毕业到小站来实习的。小林是站上唯一的女性,高高的个子,留着一头短发的她腼腆腼腆,不笑不说话。小林的到来为我们的小站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一些原来不到开饭时间不到站上的人也总要提前十几二十分钟过去。时间一长,我们和小林渐渐熟悉起来,人们发现小林虽然长得并不出类拔萃,但性情温和,班后也很少出去闲逛,其实在这个除了遍地石头和煤炭的地方,也的确没有令人心仪的。

下班之后,小林爱搬一个小凳子坐到二

楼的平台上,或者读读书,或者遥望夕阳西下,有时从她的房间还传出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小林从郑州来小站工作其实就是一个过渡,早晚是要回到大都市的,所以彼此间的接触只局限在工作上。后来有人传言,小林来小站工作是主动要求的,并不是人们想象的“在大都市工作不好安排才下来的”。总之种种猜测在我们中间争论了一阵子,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猜测便在我们的嬉戏打闹中被忘得无影无踪。

正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秋天来临的时候,小林真的要走了。临别那天,小林特意跨过这半年来从未跨过的铁路线,到我们工作的地方与我们一一道别。她真诚邀请每一个人到郑州去时别忘到她家坐坐。小林的落落大方让我们都很感动,那一刻,我们这些平时随便惯了的人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

正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秋天来临的时候,小林真的要走了。临别那天,小林特意跨过这半年来从未跨过的铁路线,到我们工作的地方与我们一一道别。她真诚邀请每一个人到郑州去时别忘到她家坐坐。小林的落落大方让我们都很感动,那一刻,我们这些平时随便惯了的人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

又过了很长时间,无意中我们从郑州来的人嘴里得知,小林患了绝症。对于这个事实虽然许多人不相信,但还是对小林牵肠挂肚。后来,站里有人车到郑州去,我们就选派一个回荥阳老家的人作为代表到郑州去看望小林。一些有心的人还不知从哪里弄来山西的山楂、柿子、核桃等山货装了半个编织袋让他带给小林捎去。

最后一次来到小林的消息是看望小林的人捎回的一封信,信写得很短。小林在信中说:“谢谢你们的关心,其实我早就知道了自己病情,我到小站上去,只是想在有限的时间里感受一下艰苦条件中的生活。看到你们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中工作,并且那么快乐,我的心情一下子宽阔了许多。是你们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快乐,是你们让我知道生命虽然短暂,但只要生活得愉快就知足了。”

后来,那个煤炭调运站解散了,我们这一二十人也各奔东西。尽管那个地方很小,但不论是对于小林还是对于在那个地方生活过的人来说,那个小站是一生中永远值得怀念的地方。

### “盐都”成立职工艺术团

本报讯(记者高桂 通讯员王晓康 黄春燕)11月20日,四川第一支地级市职工艺术团在中国“盐都”自贡市宣告成立。该职工艺术团是当地工会整合企事业单位职工艺术

队伍和资源的产物,目的在于弘扬企业文化、凝聚职工力量,进一步满足职工群众日益增长的对文化艺术和高尚精神的需求。据悉,在過去五年,自贡市总工会先后组织了近100场(次/期)文化培训、辅导活动和大型文体演出比赛,吸引近100万人次职工参与。

### 刺绣工艺首次融入中国邮政贺卡

本报讯 中国邮政今年推出的邮政贺卡成功融入了刺绣工艺,专家表示,贺卡上体现刺绣这一传统艺术,在弘扬祝福文化的同时,有助于中国传统艺术的保护与发展。

据了解,

刺绣贺卡运用了领先的电子控制技术,将刺绣工艺与贺卡制作工艺结合,使刺绣的表现形式成功运用到贺卡上,突破了纸质贺卡的单一表现形式。通过技术创新,极大地提升了贺卡的艺术价值和珍藏价值,千针万线的刺绣贺卡更能体现亲人、朋友、合作伙伴的祝福之情,其一上市就受到了消费者的热捧。

</div